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上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7)
序三.....	(8)
《宋史纲》《宋史目》批语.....	(13)
读第五才子书法.....	(17)
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	(25)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27)
第 一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42)
第 二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67)
第 三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82)
第 四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104)
第 五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120)
第 六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135)
第 七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50)
第 八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60)
第 九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76)
第 十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89)
第 十 一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201)
第 十 二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213)
第 十 三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225)
第 十 四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236)
第 十 五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50)
第 十 六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寺宝珠寺	(267)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281)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99)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316)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333)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349)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362)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376)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411)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422)
第二十六回	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444)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456)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469)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481)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495)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511)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531)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543)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558)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575)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589)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606)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623)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643)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657)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676)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692)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714)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730)

-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749)
-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763)
- 第四十七回 一文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779)
-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790)
-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806)
-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820)
-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836)
-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852)
-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870)
-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884)
-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898)
-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915)
-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930)
-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945)
-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958)
-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973)
-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990)
-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1011)
-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1023)
-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1035)
-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048)
-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062)
-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077)
-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1093)
-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1104)
-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1113)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之三十九

圣叹外书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

此回篇节至多，如清风寨起行是一节，对影山遇吕方郭盛是一节，酒店遇石勇是一节，宋江得家书是一节，宋江奔丧是一节，山泊关防严密是一节，宋江归家是一节。

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

读对影山斗戟一节，要看他忽然变作极绚烂之文，盖写少年将军，定当如此。

读酒店遇石勇一节，要看他写得石将军如猛虎当路，直是擦摸不得，只是认得两位豪杰，其跌宕雄毅，便乃如此，何况身为豪杰者，其于天下人当如何也。

读宋江得家书一节，要看他写石勇不便将家书出来，又不甚晓得家中事体，偏用笔笔捺住法，写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话饮酒，直待尽情尽致了，然后开出书来，却又不便说书中之事，再写一句封皮逆封，又写一句无平安字，皆用极奇拗之笔。

读宋江奔丧一节，要看他活画出奔丧人来，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马句，则又分外妙笔也。

读水泊一节，要看他没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议详审，要看他开诚存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

读归家一节，要看他忽然生一张社长作波，却恐疑其单薄，又反生一王社长陪之。可见行文要相形势也。

当下秦明和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望见两路来的军马，却好都到，【眉】此回篇节至多，一路是宋江、花荣，一路是燕顺、王

矮虎，各带一百五十余人。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大开寨门，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宋江早传下号令：休要害一个百姓，休伤一个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可谓老婆心切。○极似写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度妇上山，报仇正法也。小喽罗尽把应有家私、金银、财物、宝货之资，都装上车子。再有马四牛羊，尽数牵了。花荣自到家中，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搬取妻小、妹子。内有清风镇上人数，都发还了。闲心细笔，文所本无，事所必有。众多好汉收拾已了，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都回到山寨里来。

车辆人马，都到山寨，郑天寿迎接向聚义厅上相会。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坐于花荣肩下。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细。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罗。细。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内。燕顺便问道：“刘高的妻，今在何处？”王矮虎答道：“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燕顺道：“与你，且唤他出来，我有一句话说。”辞令雅品。宋江便道：“我正要问他。”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喝道：

“你这泼妇，我好意教你下山，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将冤报？今日擒来，有何理说？”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脏官淫妇前后一样杀法，亦此篇之章段也。

○换燕顺者，只恐仍出花荣，便有碍矮虎，不如用他自家人，得省手耳。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 and 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宋江便道：“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兄弟，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团圆完聚，尚兀自转过脸来，叫丈夫害我。贤弟，你留在身边，久后有损无益。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

意。”燕顺道：“兄弟便是这等寻思，不杀他，久后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

次日，花荣请宋江、黄信主婚，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做媒执伐，把妹子嫁与秦明，一应礼物，都是花荣出备。王侯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两事偏要接连写在一处，以为激射。吃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后，小喽罗探得事情，上山来报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奏说，反了花荣、秦明、黄信，要起大军来征剿。”众人听罢，商量道：“此间小寨，不是久恋之地。倘或大军到来，四面围住，如何迎敌？”宋江道：“小可有一计，不知中得诸位心否？”众好汉都道：“愿闻良策。”宋江道：“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盗，不敢正眼觑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去那里入伙？”一段大书宋江倡众落草，以正其罪也。秦明道：“既然有这个去处，却是十分好。只是没人引进，他如何肯便纳我们？”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众人既属宋江倡率，前日晁盖又属宋江私放，以深表宋江为贼之首，罪之魁也。只就当日商量定了，【眉】此一节是清风山起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通计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装载车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马。通计小喽罗们有不愿去的，赍发他些银两，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周地，却少不得。有愿去的，编入队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通有三五

百人。通计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妙。○此一句，便引出后文山泊一篇来。山上都收拾得停当，装上车子，放起火来，把山寨烧作光地，分为三队下山。宋江便与花荣引着四五十人，分人。三五十骑马，分马。簇拥着五七辆车子，分车。老小队仗先行。第一队。秦明、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分马。和这应用车子，分车。作第二起。第二队。后面便是燕顺、王矮虎、郑天寿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分马。一二百人分人。○第一队有人有马有车，第二队有马有车无人，第三队有马无人无车。○通共只十辆车，三二离了清风山，取路投梁山泊来。百匹马，三五百人，看他写得错综变化。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马，旗号上又明明写着收捕草寇官军，因此无人敢来阻当。在路行五七日，离得青州远了。

且说宋江、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背后车辆载着老小，与后面人马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前面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对影山，两边两座高山，一般形势，中间却是一条大阔驿路。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为是强贼，为是官军，读至下，却不是，始信山名对影，都有为也。花荣便道：“前面必有强人。”把枪带住，取弓箭来整顿得端正，再插放飞鱼袋内。一面叫骑马的军士，催趲后面两起军马来。好。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宋江和花荣两个，引了二十余骑军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见一簇人马，约有一百余人，尽是红衣红甲，拥着一个穿红少年壮士，横戟立马。奇文奇格。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试，分个胜败，见个输赢。”

【眉】此一节是吕方、郭盛斗，特表花荣神箭。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早拥出一队人马来，也有百十余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拥着一个穿白少年壮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奇文奇格。○处处皆用数叙，此处忽然用两扇一联法，奇绝。这边都是素白旗。

号，那壁都是绛红旗号。又一联。只见两边红白旗摇，震地花腔鼓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各人挺手中戟，纵坐下马，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花荣和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后两番喝采，寓意深隐，为之一叹。花荣一步步遶马向前看时，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深涧里。这两枝戟上，一枝是金钱豹子尾，一枝是金钱五色幡，又一联。却搅做一团，上面绒条结住了，那里分拆得开。奇文。花荣在马上看了，便把马带住，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

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亦是一联。○此一段文都作分外耀艳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豹尾绒条较亲处，应的一箭，恰好正把绒条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奇文。那二百余人一齐喝采。前言两番喝采，寓意深隐者，何也？盖两戟相交，不相上

下，则两戟之妙，可得而知也。两戟之妙可得而知，然而宋江知，花荣知者，二百余人不得知。二百余人不得知，则止有宋江、花荣马上喝采，而二百余人瞠目不出声矣。盖天下曲高寡和，才高无赏，往往如是，不足怪也。迨夫花荣一箭分开两戟，而二百余人齐声喝采。夫二百余人，既又岂知花荣之内正外直，左托右抱乎哉！眼见两戟得箭而开，则喝采耳。嗚呼！天下以成劫论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

那两个壮士便不斗，写两戟互不相服，却写一箭能服两戟，可谓极表花荣矣。都纵马跑来，直到宋江、花荣马前，就马上欠身声喏，都道：“愿求神箭将军大名。”花荣在马上答道：“我这个义兄，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说得响。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

说得响。○愿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说郓城押司，那两个壮士听罢，扎住了岂以神箭重押司哉，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那两个壮士听罢，扎住了戟，便下马推金山，倒玉柱，又一联。○此六字，他书亦学用之矣，却不知在此处分外耀艳中，则映衬成色耳。他书前后不称，亦复硬用入来，都拜道：“闻名久矣。”宋江、花荣慌忙下

马，扶起那两位壮士，道：“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那个穿红的说道：“小人姓吕，名方，祖贯潭州人氏，平昔爱学吕布为人，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

一个古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权且占

住这对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这个壮士来，要夺吕方的山寨。

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厮杀。不想原来缘分注
定，今日得遇尊颜。”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那人答道：

“小人姓郭，名盛，祖贯西川嘉陵人氏，差贩水银货卖，黄河里
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
戟，向后使得精熟，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又一个古人，两姓名，又是一联。○三个古人，一般绝技，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打
家劫舍，因此一径来比并戟法。连连战了十数日，不分胜败。不
期今日得遇二公，天与之幸。”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便道：“既幸相遇，就与二位劝和
如何？”两个壮士大喜，都依允了。后队人马已都到齐，一个个
都引着相见了。吕方先请上山，杀牛宰马筵会。次日，即是郭盛
置酒设席筵宴。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大者宋江，小者郭盛，辇队上梁山泊去，此二少年上山，谈之真有芝兰
玉树，生于阶席之乐投奔晁盖聚义，俱众。欢天喜地都依允了，
便将两山人马点起，收拾了财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
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势如急赴海，至此忽用中途一变，假如我这里有三
五百人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听的人，在四下里探听，倘
或只道我们真是来收捕他，不是要处。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
后文乎书，尚足相辨，岂有今日宋江在行间，而梁山泊之见怪者？只是要凭空生出
枝叶，令下文风雨忽变，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谓行道者然也。
你们随后却来，还作三起而行。”花荣、秦明道：“兄长高见，
正是如此计较，陆续进程。兄长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马，随后
起身来。”

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带

领随行十数人，先投梁山泊来。在路上行了两日，当日行到晌午时分，正走之间，只见官道傍边一个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儿们走得困乏，都叫买些酒吃了过去。”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入酒店里来，【眉】此一节是酒店遇石勇。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看官记此一句。

都入酒店里来。宋江和燕顺先入店来看时，只有三副大座头，小座头不多几副。只见一副大座头上，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时，裹一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组丝铜环。上穿一领皂袖衫，腰系一条白搭膊，下面腿绑护膝，八搭麻鞋。

看官记此一句。桌子边倚着短棒，看官记此一句。横头上放着个衣包。看官记此一句。生得

八尺来长，淡黄骨查脸，一双鲜眼，没根髭髯。怪丑如画。宋江便叫酒保过来说道：“我的伴当多，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你叫那个客人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坐地吃些酒。”酒保应道：

“小人理会得。”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来，大碗先与伴当一人三碗，有肉便买来先与他众人吃，倩宋江爱念女人，为酒保央

求换座地，借酒保换座，为那人厮闹地，借那人厮闹，为得书却来我这里斟酒。”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炉边。如画。○又贴一句，为酒保必要换座地也。

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有劳上下，央求换座，何至便到寻闹，却先写个酒保那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那汉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个先来到。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老爷不换！”燕顺听了，对宋江道：“你看他无礼么！”先放一句，下便有节次。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见识！”却把燕顺按住了。只见那汉转头看了宋江、燕

顺冷笑。写大汉写得异处，方是时，彼固以宋江、燕顺为即所云脚底下泥者也，其安得以仆从如云，遽傲豪杰之士耶？是冷笑二字之意。

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只管叫他上下。周全小人的买卖，换一换有何妨？”那汉大怒，拍着桌子道：“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明明怪其仆从如云。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此亦脚底下泥。老爷也骂鸟不换。高则声，大脖子拳不认得你！”你亦脚底下泥。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说甚么。”那汉喝道：“量你这厮敢说甚么！”妙。燕顺听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说道：“兀那汉子，你也鸟强，不换便罢，没可得鸟吓他。”那汉便跳起来，掉了短棒在手里，便应道：“我自骂他，要你多管！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奇峰忽然当燕顺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将去。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妙。横身在里面劝解：“且都不要闹。我且请问你：你天下只让得那两个人？”那汉道：“我说与你惊得你呆了。”犹言脚底下泥曾何足以知之，妙绝。宋江道：“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那汉道：“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两个人中须有宾主，今反先说宾在前者，便于跌成妙势也。宋江暗暗地点头，妙，如画。○脚底下泥，乃复解此语乎？又问：“那一个是谁？”那汉道：“这一个又奢遮，偏又摇摆一句，不忍便说出米，使脚底下泥侧耳。是郛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此等名字与脚底下泥首之，尚可惜耳。宋江看了燕顺暗笑，妙，如画。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妙，如画。“老爷只除了这两个，此句接上文连说，宋江、燕顺二句乃夹叙法耳。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谓其余也。宋江道：“你且住。我问你，你既说起这两个人，我却都认得。脚底下泥亦复难料。你在那里与他两个厮会？”那汉道：“你既认得，我不说谎。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余，只不曾见得宋公明。”文情虚实都妙。宋江

道：“你便要认黑三郎么？”那汉道：“我如今正要去寻他。”

紧读。宋江问道：“谁教你寻他？”那汉道：“他的亲兄弟铁扇
子宋清教我寄家书去寻他。”紧读，宋江听了大喜，四字妙绝，既已
寄书，偏不明白，
便顿出许多节次来。○大喜字与一篇痛哭字，
击射成文。【眉】此一节是宋江得书。向前拖住道：“有缘千里来相

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汉相了一面，
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争些儿错过，空去孔太公
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问道：“家中近日没甚
事？”看他问得对针，对得偏
不对针，横挂入妙。那汉道：“哥哥听禀：“小人姓石，名

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赌为生。本乡起小人一个异
名，唤做‘石将军’。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逃走在柴大官
人庄上。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郟城县投奔
哥哥，却又听得说道为事出外。因见四郎，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
人来，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因小弟要拜识哥哥，四郎
特写这封家书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如寻见哥哥时，可叫兄

长作急回来’。”只如此妙
妙。宋江见说，心中疑惑，渐从大喜字
变过来。便问
道：“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曾见我父亲么？”问得对针，
妙妙。石勇
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来了，不曾得见太公。”

只是捺住并不对
针，妙妙。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都对石勇说了。反写宋江说闲话，
妙妙。

石勇道：“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江湖上只闻得哥哥大名，
疏财仗义，济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是必携带。”

宋江道：“这不必你说，何争你一个人！”反写宋江只管说
闲话，妙妙。且来和燕
颔厮见。”反写宋江做闲
事，妙妙。叫酒保且来这里斟酒。三杯酒罢，反写宋
江酒

相劝，只管纵将开去，务令文情尽青尽
变，然后写出石勇书来，妙妙。石勇便去包裹内取出家书，慌忙

递与宋江。

宋江接来看时，封皮逆封着，一句。又没“平安”二字。

二句。○又添二句，宋江心内越是疑惑，从大喜渐变过来。连忙扯开封皮，从

头读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书，后面写道：写得有许多方法。

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见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千万，千万！切不可误！弟清泣血奉书。

宋江读罢，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

“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与前大喜照耀。燕顺、石勇抱住。

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才苏醒。燕顺、石勇两个劝道：“哥哥且省烦恼。”宋江便分付燕顺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实只有这

个先父记挂。只有这个四字，是纯孝之旨。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这个二字，又妙在这字。中间便有昊天罔极，父一而已等意，勿以宋江而忽之也。○先父二字，凄然呼得妙，为后文一笑。○武松呼先兄，便唤作先兄；宋江呼先父，未必真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没了，

只是星夜赶归去，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眉】此一节是宋江奔丧。燕顺劝道：“哥哥，太公既已没了，便到家时，也不得见了。‘天下无

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奇语，令人绝倒。且请宽心，引我们弟兄去了。

是。○写各人胸中各有其心，如画。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未为晚了。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若无仁兄去时，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写燕顺留宋江，定少不得。不然，便上文都成浪笔矣。宋江道：“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

时，误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写一封备细书札，都说在内，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等他们一处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罢，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我马也不要，

从人也不带，二语通放此处，作宋江自说最妙。若俗笔，便一个连夜自赶回家。定写在出门时，又其次者，竟日忘之也。燕顺、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问酒保借笔砚，讨了一幅

纸，一头哭着，一面写书，悉与前大喜照耀。再三叮咛在上面。写了，封

皮不粘，四字画出匆匆，真是妙笔。交与燕顺收了。脱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

妙绝。○真正才子，有此曲心。曲笔，俗笔想不到。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跨了一口腰

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妙绝。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门要走。

燕顺道：“哥哥也等秦总管、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去也未迟。”定少不得。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书去，并无阻滞。石

家贤弟，自说备细。可为我上复众兄弟们，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休怪则个。”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独自一个去

了。一路写宋江部署众人投入山泊，读者莫不拭目洗耳，观忠义堂上，见宋二人如何相见也。忽然此外如龙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闪，奇文奇格，妙绝妙绝。

且说燕顺同石勇，只就那店里吃了些酒食点心，还了酒钱。

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一双八搭麻鞋，一条短棒，却换了一匹马，妙绝。○宋江奔夜回去，须要随身短棒及八搭麻鞋，便记

得石勇身边有。宋江回去后，便记得宋江带了从人，只离酒店三五里路，马空了。只此记得，岂他人所及哉！

寻个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时分，全伙都到。燕顺、石勇接

着，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众人都埋怨燕顺，是，定少道：你

不得。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说道：“他闻得父亲没了，恨不得自也寻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飞到家里。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教我们只顾去，他那里看了书，并无阻滞。”花荣与秦明看

了书，与众人商议道：“事在途中，进退两难。是，回又不得，

是，散了又不成。是，只顾且去。是，还把书来封了，是。○方始封

书。都到山上着，那里不容，却别作道理。”是。○数语定少不得。

九个好汉并作一伙，带了三五百人马，渐近梁山泊来，寻大路上山。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众人看时，漫山遍野都是杂彩旗幡，写得精严之极。【用】此一水泊中棹出两节是山泊关防严密。只快船来。当先一只船上，摆着三五十个小喽罗，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精严之极。背后那只哨船上，也是三五十个小喽罗，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赤发鬼刘唐。精严之极。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汝等是甚么人？那里的官军，敢来收捕我们？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荣、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答应道：“我等众人非是官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特来相投大寨入伙。”林冲听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且请过前面到朱贵酒店里，写得水泊精严之极。先请书来看了，却来相请厮会。”精严之极。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精严。芦苇里掉出一只小船，妙。内有三个渔人，一个看船，妙。两个上岸来，妙。说道：“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水面上那两只哨船，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何等精严。锣鼓响处，两只哨船一齐去了。何等精严。一行众人看了，都惊呆了，说道：“端的此处，官军谁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

众人跟着两个渔人，从大宽转，表出八百里。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朱贵见说了，迎接众人，都相见了。便叫放翻两头黄牛，富贵气散了分例酒食，讨书札看了。精严。先向水亭上放一枝响箭射过对岸，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朱贵便唤小喽罗分付罢，叫把书先贡上山去报知。精严。一面店里杀宰猪羊，富贵。管待九个好

汉，把军马屯住在四散歇了。看他极写精严，深表泊中有人。○虽有宋江手书，然或恐官府严刑逼写，假作投伏而图我看有之，把军马屯在四散，真经济之才也。

第二日辰牌时分，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又用军师一个个都相见了。叙礼罢，动问各细，何等精严。然后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何等精严，何等富贵。吴用、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船，老小车辆、人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滩来。上得岸，松树径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全副鼓乐来接。富贵。晁盖为头，与九个好汉相见了，迎上关来。各自骑马坐轿，富贵。直到聚义厅上，一对对讲礼罢。左边一带交椅上，森然。却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恭贺白胜已早在此。那时白日鼠白胜，数月之前，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只须二字。逃走到山上入伙。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脱身。右边一带交椅上，森然。却是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列两行坐下，中间焚起一炉香来，各设了誓。当日大吹大擂，杀牛宰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厅下参拜了，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何等精严，何等富贵。收拾了后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秦明、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众头领听了大喜。后说吕方、郭盛两个比试戟法，花荣一箭射断绒缘，分开画戟。晁盖听罢，意思不信，口里含糊应道：“直如此射得亲切，改日却看比箭。”

当日酒至半酣，食供数品，众头领都道：“且去山前闲玩一回，再来赴席。”当下众头领相谦相让，下阶闲步承情，观看山